中庸章句質疑

中庸章句質疑序

天下何以不治非愚不肖之爲患也賢知者峻其心思騰其口說亂吾教而賊吾道也取賢知者範圍之使確然知吾教之不可易謹守吾道相引於無窮而天下治矣自周衰迄乎春秋戰國天子威令不行先王之禮教廢而不講姦頑並興犯分亂理高世之士思捄其敝而不知所裁於是發憤太息欲殫殘聖法掊棄一切以反乎無爲其言曰禮相僞也道之華而亂之首也而儒者之言亦曰禮生於聖人之僞非生於人之性也人之性固無禮彊學而求有之也其言雖禮與性而二之使夫顓顓者皆曰吾性非有是也是宰治天下者束縛而苦我也則禮壞而先王之道窮矣之二人者豈欲亂天下者邪是賢知之過也子

思子憂當時道術日晦而知其弊必將出於此乃作中庸以維世其意抑賢知之過而令求之卑邇也以爲先王所以爲教原於天而賦於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交有分以相臨有情以相接因其知覺而爲之節文莫之能外則莫之能易也非禮不動以爲修身之基而尊親之等殺又禮所從出也推其義極於廣大高明謹其微先在喜怒哀樂是故由困知勉行以幾於知仁勇由愼獨以進於至誠無息惟崇禮而已居上則行禮如舜武周公極其位天地育萬物之功能而祇以全孝爲下則學禮如仲尼雖有溢中國施蠻貊之聲名而不敢倍周各盡其性而已反是則無忌憚之小人也素隱行怪者也行險以徼幸者也自用自專生今而反古者也身且不保何論行道此中庸

教人之微意也朱子章句表章此書至矣而求之過密析之過
紛經文浩衍隨所指言之而亦各自爲歸宿筠仙先生獨有見
於子思子著書之精意實以禮爲之質幹反復推闡而皆不離
其宗蓋此書越二千年得先生發明之而始有正解誠亦古經
之幸先謙獲從先生後稍窺厓略承命作敘謹撮其旨要而推
論其著書之緣起如此以謂立言而靖萬世之人心者莫如子
思氏之學也光緒十六年歲次庚寅秋七月長沙館後學王先
謙頓首謹敘

中庸章句質疑序

漢書藝文志中庸說二篇顏師古注禮記中庸一篇蓋此之流中庸附之於禮子思著書之本旨漢志別錄之必尚在禮記百三十一篇之外隋書經籍志有宋戴顒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疏一卷中庸義五卷實始爲中庸解義與禮記本別行宋仁宗時范文正公取以授張子而其書始顯其後司馬溫公爲中庸大學解義又爲廣義猶循禮記次序編大學之前大學一書程子始表章之而溫公實發其端中庸一書則自漢以來儒者多能明其義而其辨之明而析之精亦始自程子而朱子所以闡發疏通之其功尤深而其詣益尤微矣嵩燾少讀是書亦時有疑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爲達道盡人所知也知仁

勇之爲達德盡人所能言也然何以行之一生知安行數者之分爲達德言也所以行之又何義也中庸於此三者言之詳矣章句又稍分次第而於勇之一德若有忽視焉則益疑所謂達德不當復有參差也涉歷世故積歲已多值世變之殷煩致古人之成迹乃知聖人開物成務所爲過化存神者非有異術也知足以知之仁足以裕之勇足以行之而積誠以循乎自然之節爲時措之宜則幾於化矣故夫知行勇者所以爲行道之資也知此而中庸全書之言必可瞭然無疑也聖人之道其迹存乎名物象數之末而其精究乎天人精者未易以言傳也循乎名物象數而得其秩敘之節而禮行焉又益以講習討論之功而學與焉其傳之人而見之於其書者名物象數之迹而已積

累之久而得其精微於是而有成德之君子用其躬行實踐之

故以鼓舞整齊天下而人知聖賢之可學而至奮起而廣績之

而天下之言學者紛然出於一塗一不由此謂之雜學既久而

其說寖微又退而求之名物象數以是爲實學天下又靡然從

之以成乎風會循實以求之考求名物象數其制行必皆卓絕

言性理者兼綜博覽通知古今之變亦豈不由學問之深哉而

各據其一端以相勝亦皆足以自成其說以務張其所學其倡

爲是言者實亦有轉移天下之力而君子之爲學求得於心而

已必能不從乎風會以與爲波流而後可言自立朱子中庸章

句序言與石氏輯略竝行又爲或問以通其說輯略者採輯二

程子與程門諸賢所爲中庸之說也章句一宗程子而其言亦

有異同嵩燾所疑又與章句微有異同百川學海大小曲折隨其流衍漸至於海而已讀中庸者能知知仁勇三者之所以行其於聖賢成己成物之功亦足窺其崖略矣光緒十有六年夏六月朔日湘陰郭嵩燾自序

中庸章句質疑卷上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案孔叢子稱孟子親受業子思史記孟子列傳受業子思之門人孟氏譜孟子生於定王三十七年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年八十四史記載定王二十六年崩距赧王二十六年一百五十五年三遷志孟子生於烈王四年乃合年八十四之文上距孔子之卒一百九年亦與孟子所稱百有餘歲之言合史記稱子思年六十二而敍顔淵之卒在哀公十四年時伯魚已前卒子思生久矣與孟子之生壤遠不相及通鑑顯王三十三年有子思對孟子之言距孔子卒百四十年文獻通考載子思子亦著其文恐屬僞託其書始言一理中散

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案易繫辭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葢道有其大原而殺而爲人事發而爲事功極變化紛紜之致而各異其途徑同歸者同適於道而已矣故云同歸殊途而不云萬殊歸於一本以既散而爲萬殊則亦無從復納萬殊而歸之一也繫辭之言所以與異端萬法歸宗之說判若天淵不容假借中庸祇是一理貫澈天下事澈始澈終不越愼獨而德必依於知仁勇功必要於誠合成己成物以爲行道之實疑程子傳授心法之言徒貪姚江口實而所云末

復合爲一理又疑一理散爲萬事無復合於一理之旨此程子之言之猶有閒者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案健順五常之德人所賦之理也似於物無與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閒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案注意日用事物之閒當行之路是仍以道屬之人而不通屬之物人物之循其自然者猶之性也所謂生之謂性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案人固有其當行者聖人盡人性以盡物性亦盡乎人之行乎物者而已物無所謂當行者也注依程子

兼人物說疑聖人之教所以立人道也未可兼物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蓋人之所以爲人下依船山章句謂元本如此今世所傳乃祁氏附錄

案言天命固是人物統宗程子以上二語兼人物言之蓋謂中庸盡人性以盡物性體物不遺道體元自如此然中庸喫緊在慎獨而推本性之原於天以見人之所以與天地同量者其原固無二也性含萬善者也道者仁義禮智信性之德也性麗於道而原於天以待體於人則人自效其成能而物無與注以人物各循其自然而謂之道疑所

謂自然者天道之無爲者也率乎性而爲道聖人盡性之功也人道也天既命於人而有性而凝之以爲道則此道字不必虛屬之天率性者人道之有事乎率也非循其自然之謂也

又案禮言品節之者謂裁其太過補其不及以使出於中所以品節之必有其實第二十章以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爲禮所生卽孟子所謂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鄭注過與不及俱失乎中惟禮能爲之中正此品節之義故聖人脩道之教立一中以盡天理之節文禮而已矣政刑者皆統於禮之中中庸說道儘大而實以禮爲之宗至二十七章以下始極言之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爲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案朱子於大學補格物致知一章於中庸之慎獨分存養省察二義皆得之身體力行爲學者指示入德之方使有所據以自致其功姚江王氏極力攻之而卒無以相勝也然聖人之言包涵萬有於審端用力之初揭示其精微以待學者之自得之初不必槩爲之節目委曲詳備示人以

不遺中庸之愼獨卽大學之誠意也非誠意則致知格物皆徇外爲人者也工夫喫緊全在此愼獨二字又爲誠意喫緊工夫戒愼恐懼寫出愼獨一段精神正示人親切下手處推至聖人之至誠徹上徹下工夫不越愼獨心意之存未有不發之於外者幾微之積未有不成之於鉅者故愼獨二字工夫至密操存卻至約朱子於此分存養省察二義加一倍提撕最有功於學者而以經旨求之所謂愼獨者直是常惺惺法工夫更無間斷於幾之動而更加省察乃爲初學入手工夫疑於愼獨全體反有未盡

又案道不可離卽愼獨之謂也日與民物相接或能不遠乎道而無愼獨之功則離道之日常多而不離者無幾時

矣離之於獨居慎之於臨事是外合也外合者心不屬於
與道離矣道也者以身體之而固存焉一與身離而遂不
可以爲道戒愼恐懼所以體道之功也戒愼恐懼一念之
不離即道不離非謂道爲一物戒愼恐懼又爲一物於戒
愼恐懼之外别求所謂道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
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
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
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
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案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愼獨體驗親切語終日臨事小有過差或忽而不覺惟獨中先幾之動一念之起直是善惡分明耿耿不能自昧所謂見者獨中之見也所謂顯者獨中之顯也須是獨中一念之起毫無過差而後臨事乃始分明章句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於此推勘入細大學誠於中形於外推闡向外言愼獨之驗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收歛向內乃實實指出愼獨之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

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案中和之具於人心者原是人人皆備然未發之中發皆中節之和何人體會得此由慎獨之極功聖人之成德有以立其本而舉天下以偕之達道乃盡中和之義其未發也未嘗不和然喜怒哀樂之未形則和之理含於心祇可謂之中發皆中節亦中之至矣而納民物於一中與爲酬錯而不踰其則氣象何等和和者中之發也中和二字直作兩項分析不得大本者自盡其性孟子所謂反身而誠者是也達道者盡人之性下文所謂非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也合外內之道也中和原是性情之德卻須是有慎

獨工夫乃能見之仁義禮智信實言其德人所同具者也
中和者虛擬其狀惟聖人有此極詣似未可槪之人人也
又案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推明性道之本於天所以原其
始未發之中已發之和實指性道之切於人所以要其終
道藏於性而顯於情人心道心之分由其情之動而危微
之幾判焉返情於性而使情之蓄於心者息息皆依於中
然後情與道一故愼獨者返情於性之功也民生日用相
爲交際者情而已矣道無可徵以喜怒哀樂之情徵之性
定則情與之俱定故曰所以要其終也章句大本者天命
之性達道者率性之道疑於中庸之道尙有未盡
又案程子答蘇氏昞云衹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但以中

爲在中之義欲使人人盡知有此中然當時程門諸賢反復辨論訖無歸趣如呂與叔云於未發之前求見乎所謂中者而執之於是引孟子赤子之心爲中又因論語回也其庶乎屢空惟空然後見乎中楊中立云未發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並直切討求一箇中字愈成乖異其後李延平敎人體會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而云見於外則謂之和在中則謂之善直認中作性善益猶呂與叔所云中卽性也程子固早辨其非矣中庸分明言喜怒哀樂但就情言之諸賢必引而歸之性正謂性者人之同然中和亦人所同然故取以相證中所以爲大本和所以爲達道原是人人同有此中和所以成乎乖異者忘卻愼獨一段

工夫徑認中和二字爲下手工夫於經旨終未分明程子云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語澈上澈下自學者所以求中推至於聖人不能越此程子豈言固非

僅據在中之義以言中矣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 案天地位萬物育儘有工夫節目盡於致中和一致字中聖人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皆

所以自盡其性也疑此以功用言不當以效驗言也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案致中以位天地而屬之體致和以育萬物而屬之用蓋由認煞上文大本達道截然分中和爲二事疑此云致中和存發一致體用兼資不能析分爲二而天地之位萬物之育一皆聖人之功用更不容有體用動靜之別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案天地位萬物育以聖人之功用言之下言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盡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則與天地參矣聖人之功用至此始盡道備於戒慎恐懼而功極於位天地育萬物中庸大旨如是而已

案說文致送詣也由此致彼之謂致引申爲極致之義疑所謂致中和者推而致之民物如堯之授時禹之敷土奠山川益之烈山澤稷之教稼周公之驅猛獸須有事功由

其喜怒哀樂之內事其心者有以建中和之極而後發之於事功一皆其中和之德之所洋溢中庸盡人達天之學內聖外王之功並於首章盡之朱子言位天地育萬物當以事論不當專以理言允矣乃其所謂心正氣順者猶之言理也聖人亦須是得位乃能建中和之極窮而在下明其道焉可矣固無從致其功也位天地育萬物聖人之功也致中和正謂所以致其功以致言學以位育言效驗於義終未能曙然案朱子說延平問答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云中庸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延平此說分明朱子自以所見不同不復致思而悔當時未能領悟延平實見得到

又案章句析中和爲二乃朱子喫緊用功語或問亦已詳

辨之究其實中和二字微有體用之分而但就喜怒哀樂之情以未發已發言之則體用本自合一不能劃分爲二子思舉此二字形容道體其實卽中庸之道也以戒懼致中以愼獨致和朱子固自有此一段涵養省察工夫而於操存處言中發動處言和工夫自是兼進朱子直自道其所學不必求合經旨至於致中以位天地致和以育萬物看成天地靜而萬物動天地爲體而萬物爲用又爲之說曰初非有待於外中庸因言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於此正見聖學之全功無庸强生分別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

言聖神功化之極葢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葢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惟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案首章總括全章大要接下便揭出中庸字略舉三項人以證之時中者君子反中庸者小人餘皆凡民之鮮能者也聖學工夫首先畫分君子小人鮮能之民皆可入道惟小人則必屛而絕之游定夫以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釋小人之中庸竊疑鄉愿亂德小人畔道各出一途不相爲謀中庸日用常行之理工夫何等嚴密及至發

用自然到好處無有幾微出入是何等正大小人無此一段工夫而徑情肆志自以爲是是以謂之無忌憚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案無忌憚祇是無戒愼恐懼一段工夫獨中之知覺全然不省而於此理之離合得失辨析毫芒者無所體於其心則其所存所發一皆出於意念之私而敬畏之意不生是凡所爲皆妄也不必私欲横決而後謂之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案能體中庸之道卽爲君子無忌憚卽爲小人經義緊貼說下不必析分爲二義無戒愼恐懼之心便是無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

而無所忌憚矣

案章句從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鄭注小人之中庸也謂自以爲中庸或問云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其非乃自以爲中庸居之不疑所以爲無忌憚小人情狀固有若此但以文勢考之且當略舉大端以明別君子小人之趨向未嘗遽及此意之精微也竊疑此中庸但據日用常行言之小人反中庸爲無戒愼恐懼一段工夫而肆意妄行以爲民生日用取適時宜焉可矣何必君子之中庸是以謂之小人是以謂之無忌憚故夫役志從時隨遇而宜而戒愼恐懼之念不生於心皆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也反中庸亦非是徑與君子爲敵正不必承上兩

句而平解之

又案無忌憚之小人與鮮能之民與下索隱行怪截然分

三種人民之鮮能大概言之下文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

及又從鮮能之民中揀出兩種向上者則由行乎中庸之

道而氣質行詣有所偏重以成乎過與不及也索隱行怪

直是窮幽極微如佛老又從性道上推入元杳去究其實

皆民之鮮能者也中庸發端先清君子小人之界斬斬截

截斷定反中庸者爲小人蓋君子中庸原是性道分內事

盡智愚賢不肖不能踰越過與不及亦祇在此道上分別

淺深其顯然違異乎中庸者必小人也游氏以鄉愿當之

如漢張禹胡廣之爲小人自是戒愼恐懼工夫全然欠缺

乃至申商之爲術楊墨之爲學各據以爲道而大遠於中庸孟子必嚴而辨之而後聖學乃出於一中庸發端急正君子小人之防所以明衛道之旨也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案此云過不及猶師也過商也不及由也兼人求也退皆致力於中庸之道者其過不及專就氣稟言之極之知愚賢不肖以盡其等量耳道之不行所謂習矣而不察焉者也道之不明所謂行之而不著焉者也故曰人莫不飲食

也莫不飲食者猶言盡知愚賢不肖莫不知求道也章句知者以道爲不足行也愚者又不知所以行賢者以道爲不足知也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全似與道無涉恐非經旨

又案或問謂知者之過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賢者之過刻意尙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是推究其極語深微者亦道中必歷之境事變者亦道中必察之情測度揣摩直是徇外爲人不能說到過刻意尙行卽至徐積之孝屈原之忠聖人亦未忍以過加之祇如論語集注子張才高意廣便是過子夏篤信謹守便是不及過與不及均是向道之資過近狂不及近狷故

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而外祇有過不及兩途如顔子便近中行琴張曾晳牧皮孟子之所謂狂者終不足與行道通觀孔孟之言足知所云過與不及之旨趣矣

又案仁義禮智之五德子臣弟友之五常但有不及豈能有過凡矯激以爲名者皆其實行有未至也此云過者祇是躐等速成中庸之道其事不越喜怒哀樂其功不外戒愼恐懼推至聖人之至誠無以逾此聖人固曰下學而上達賢知之過蓋知有上達而不知有下學如陸王之學言心言性遺踐履而矜捷悟祇此便是過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由不明故不行

案行者所以盡道明者所以立教脩道之謂教故一以行道為本此章又於前三章之後作一小結束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

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案第四章言過不及分別明行兩義而終以道其不行一語結之是仍歸重在行上自此下六章揭出知仁勇三項工夫以爲行道之本似不必更承上文明行兩義爲說

案中庸一書以愼獨爲主以知仁勇三達德爲綱以至誠爲歸宿大段分兩截由愼獨以貫乎知仁勇之全此所以成德也始條理者聖之事也由知仁勇以合乎至誠之撰

此所以盡神也終條理者智之事也故中庸發端便言愼獨而以內省不疚終之中間前半篇實指知仁勇之用後半篇推言至誠之功而自此以下六章分次知仁勇三者之德舉舜顏子子路以證之要祇略舉以見義以俟學者引申之而推知其所以然其引舜顏子子路爲證亦但發明知仁勇審端用力之功而不著其用此中庸所以爲反己自盡之學其所爲內聖外王盡人合天者不越求之於喜怒哀樂知如舜仁如顏子勇如子路其周詳敬畏之心無大小安勉一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

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帀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案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執驅之嗜欲驅之也不能擇乎善即沈溺乎嗜欲而不自知矣疑罟擭陷阱以譬嗜欲之陷溺非以知禍而不知辟取譬也

案孔疏禽獸為人所驅人為嗜欲所驅極是而云入罪禍之中而不知辟則似多一轉折游定夫云甘心物役自投於苟賤不廉之地是猶納之罟擭陷阱而不知辟也呂伯恭云不能擇乎中庸便是納諸罟擭陷阱之中郭立之云蔽於所利而昧於至理是非汨亂吉凶混淆趨於危亡之

途曰以泯泯醉生夢死曾不自悟則是所謂罟擭陷阱者卽嗜欲之所以驅人而陷之者也兩義自分淺深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是冥行者也不能擇乎中庸者也知擇矣又不知守皆不得爲知明知之大用必依乎中庸非徒役耳目之聰明以爲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案釋名人仁也古人仁字通假此爲人當作爲仁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案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擇乎中庸得一善復禮之功也明足以察幾故能擇健足以致決故得之而能守顏子成就一箇仁字祇是守得定橫渠言拳拳服膺出於勉强至於中禮乃從容要知拳拳服膺是身心合一工夫語原澈上澈下中庸言仁亦但就爲仁工夫言之卽事指點不分安勉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

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案此中庸即承上擇乎中庸言之以明知仁勇三者皆須從中庸出否則雖極天下難能之事固不足與於道爲於戒愼恐懼發之有其本者工夫固未盡也中庸分言三達德而仁者尤行道之本也故以此列於言仁之後以明知仁勇之爲三達德皆依乎中庸以行之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强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强

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

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敎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寛柔以敎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强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强强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强也矯强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

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强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朱上文言知言仁並就工夫上說此言勇但就氣象上說而工夫自在其分敘三達德專就聖人論舜與顏子與所以告子路者略指點其功用而三者之全神畢見蓋三者之成德即中庸之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

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嘗强而强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案君子之道費而隱隱亦道中自有之境其弊祇在索如老子以深爲根以約爲紀而求之於元之又元其行之也曰不爲天下先曰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祇此便是索隱行怪經云過云不及並於道有見者疑此正爲老子言之曰後世有述者周末老子之道方盛行於時故也

又案知仁勇之爲達德也中庸也周末諸子皆於道有所述而不足於中庸其爲孔氏之學者於道又多有未至敘此於言勇之後亦見勇之必依於中庸而過與不及皆不

得謂之勇也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案自第六章以下分敘知仁勇三者每章後補出一義以申足上意而各別爲一章此章正申足勇字之義反屈勇於知仁之下疑失之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案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上後世有述相對正君子愼獨之學足己而無待於外下學上達祇此一義工夫原兼知仁勇三者而一力向前更無旁及直寫得勇字氣象如此此所以能任道章句不賴勇而裕如恐非經旨

又案凡言仁知皆主成德言之獨中庸之云知仁勇專言行道之功朱子所謂三者廢其一無以造道而成德者是也論語兩言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並先知後仁疑古元有是語中庸特爲發其指趣明此三者所以任道知仁之發用處便是勇三者缺一不可豈能拚覷一勇字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葢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卽以

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案此言中庸之道事備於民生日用而功極於神化盡天下之事皆莫能外而天地不足以盡其量此章承上分舉知仁勇三達德之詣而實指中庸之道澈始澈終體段已具益道一也此謂之中庸者道固有其至當神聖之詣自在尋常日用之閒也故於此發明中庸之道之大凡橫渠云夫婦可以與知與能故曰費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是隱也此祗以費隱二字顯中庸之道之用後章更推廣言之

章句專據費隱二字論中庸恐未然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葢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

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案及其至是推究知能之至問官問禮存乎儀文度數之末者必非其至者也道藴無窮聖人正自推闡不盡如禹之拜昌言武王之訪洪範受丹書聖人所知所能儘容日進是則所謂不知不能非不足以盡道之精微也曲折變化即此證彼有知其理而不能達其事者推究到至處聖人亦容有不知不能也必謂道中之知能聖人已自盡得其所不知不能惟在儀文之末於兩至字之義恐有未盡

又案語大語小別是一義不宜與上文牽合上言體道之功語大語小所以狀道之全體天地民物包舉其中而萬物一太極物物一太極一皆元氣之彌綸而不能於此析

分其本末惟其然而君子體之以爲中庸之道而萬事萬
物舉不能違矣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
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
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
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案上下察言君子所以體道之功天不可窮而即鳶之飛
以知天之高淵不可窮而即魚之躍以知淵之深天與鳶
不相待也而鳶適戾於天則若天之有以極乎鳶之飛淵
與魚不相待也而魚適躍於淵則若淵之有以縱乎魚之

躍君子體之卽事以悟道審幾以致功而無往非道之流行曰上下察者體物不遺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案造端乎夫婦猶云造端乎夫婦之知能也夫婦之愚不肖亦皆有其知能就知能之所及而擴而充之由所知以推極其不知由所行以推極其所不能行而道卽於是凝焉曰造端者審端致力之功也或問引易首乾坤詩始關雎爲說不如孔疏所云起於夫婦所知所行爲合經義也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案此言中庸之道取之一身而具足體道之君子豈遠求哉求之人之身而已道不遠人四字緊承上章說下造端夫婦就人之與能言之道不遠人就道之成能言之所謂爲道而遠人者非是鶩爲高遠於身之切要處未嘗致力是自遠於人也遠人則道無所麗又何以爲道乎故子思於此喫緊示人求道之方以明前章所謂知能者惟當取則於一身而不待外求也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别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别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案以人治人人字與上人之爲道而遠人人字正相呼應皆據人之身心言之項氏安世云以人治人謂脩道者以人之道治人之形使改其不合乎人者以合乎人忠恕違

道以下則以人治人之目也所見甚允人之所以爲人者身心之則也以吾身心之則自治其身心使改而依其自然之則推而至於聖人無以逾此曰止者脩道之方卽此已盡非謂卽止而不治也鄭注於此云不責以人所不能以上下文義求之不應於此參入治人一節

又案聖人盡其性以盡人之性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未嘗有責人之心而其所以治人者亦未嘗不以自治之心望之中庸固曰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疑經旨但重取則之不遠以爲不責人以所不能恐非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之義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卽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案忠所以成己恕所以成物忠恕二字徹上徹下論語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卽道也此云違道不遠者謂中庸之道亦惟以忠恕爲塗徑也呂氏大臨云忠恕不可以爲道而道非忠恕不行離忠恕與道爲二非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又專就恕言之程子所謂忠者體恕者

用恕者所以行乎忠也此章蓋據人倫日用言脩道之方
故特申明恕字之義以見道之所以行也
又案以人治人取則於一身忠恕違道不遠推言體道之
心君子之道推言脩道之事總以明道之不遠人而已橫
渠以衆人望人以愛己之心愛人以責人之心責己析分
爲三而皆以人己對待言之是所謂道不遠人者皆向外
面尋求無與君子體道之實功矣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
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
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
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案人所以自盡之實子臣弟友而已行乎子臣弟友之閒言行而已此道所以不遠人取則一身而無待外求者也而言行之發必依於忠恕忠恕者慎獨之功之默而存焉者也疑上章論中庸之道之體段此章論中庸之發用正是一氣說下不宜於此析分三事反令經旨立義參差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案君子之道人皆與知與能費也及其至聖人亦有不知不能隱也前章舉費隱二字以明道之體並非中庸大義所存而以此下入章並承費隱立說疑失之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案鄭注素隱行怪云讀素爲攻其所傃之傃於此云素皆讀爲傃傃訓爲嚮詩如彼遡風毛傳亦訓爲鄉鄭意蓋謂心意專向在此也素位素隱不宜異訓朱子集注素見在也素訓見在則素其位三字爲不文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案此言君子處境之方亦體道之實功也不願乎其外是找足上語章旨重在一行字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名有其當行者行之而不踰其則即所以爲中庸願外者人我彼己之見有眩於外而奪其所守船山王氏所謂素位而行事之盡乎道也不願乎外心之遠乎非道也不願乎其外始終含有愼獨意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
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
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同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
妻帑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

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案此由處境而推言盡倫之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卽下學上達義中庸體道之功盡此二語而君子所以盡倫一皆其中和之德之所彌綸積之有漸發之有源卽妻子兄弟而可徵父母之順蓋道莫大於明倫故於此發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義其實道不遠人以下三章皆此義下

章推至以聖人爲天子而興禮樂皆以孝言之又從此章
推出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
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
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
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案前三章已盡人事之要此章特顯出一誠字而藉鬼神
以明之鬼神之體物不遺卽天地之誠也天地之氣播而
爲陰陽而顯其功用於鬼神明夫氣之至而伸者爲神反
而歸者爲鬼則總司萬物之生化者鬼神也所以然者天

地之誠也誠者運於無形之中而實積之者也鬼神體物不遺則誠至矣曰盛德者誠之至也使天下之人以下言祭祀之禮積天下之誠以通乎鬼神惟鬼神之誠不可虛致而載天下之人心以俱出故曰誠之不可揜經旨分明舊注似皆失之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

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案此言人心之誠交於鬼神極之天下之人皆此一誠之感通深者見深淺者見淺而固不可遺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推究誠之至蓋無往而非鬼神之所在亦足以見天地之功用必依於鬼神而爲一誠之積也經意直發明誠字氣象如此非泛言鬼神之盛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案此章就鬼神之德顯出一誠字中庸體道之功至於誠而至矣故此章爲中庸前半篇中一大結束以後但推闡言之前十六章言工夫後三章言發用前十六章是體後三章是用

右第十六章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案第十二章言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與知與能費也聖

人有所弗知弗能則隱也但藉以形容中庸之道之體費隱二字固無當於中庸之微言大義也章句云前三章言費之小後三章言費之大此章兼費隱包小大注定費字立說又於費字分小大恐未然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案中庸內聖外王之學盡人達天之功非徒虛言其理也必明著之事焉故至於誠而中庸之德備矣推而達之天下必以聖人居天子之位而後中庸之道行此下三章推言聖人起而爲天子制作禮樂乃所以建中和之極也故

知首章之云致中和必非虛言其理也

又案此下三章言爲天子制禮樂乃中庸之德之至極處而皆以孝言之此見聖人之功用推極於天下要祇盡其家庭行習之常由父母之順以推至天下之大順豈有二道哉故聖人之有天下祇視爲繼志述事之當然天下之視聖人之有天下亦惟曰能孝而已此道之必以卑邇爲程而中庸之名所以立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遊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案此言聖人起爲天子以引起下文制禮事葢自古有天下莫隆於舜定一代之禮樂以垂法萬世莫盛於周而成之者武王周公也中庸特藉以明聖人之功用於此言費言隱未免視之過泥求之過深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太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太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太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壹著戎衣以伐紂也

案道之在人有過不及聖人制禮以裁其過補其不及故夫中也者非能虛擬之而以爲中也必實有所持焉而因

奉之以爲脩道之教無他禮而已矣中庸推言聖人起爲天子制作禮樂範圍天下以偕之道然後聖人之功用以盡前言舜顏子子路此言舜武王周公皆實徵之人事以證道之所以行與其所以推暨於天下先儒多以爲論次舜與武王周公如侯師聖所云舜之中庸武王之中庸周公之中庸大失經旨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

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太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案孔疏三年之喪父母適子并妻王氏稗疏云三年之喪固不盡於父母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國君嫡孫承重爲祖父母繼立者爲先君父爲嫡長子天子爲后太甲宅憂服仲王之喪爲叔父也春秋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與世子也故曰達乎天子然其飲食居處衣服之制則有差殺故僅曰達父母之喪哭踊倚廬苴麻飦粥則天子與庶人無別故曰無貴賤一也經文三年之喪父母之喪明析爲兩項語意亦自分輕重章句於此似未分明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

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案大孝就一身之運量言之舜起匹夫爲天子極報享之
隆故曰大達孝就一身之推暨於天下言之武王周公制
定禮樂使天下皆有以致其孝思故曰達蔡氏淵云舜天
道武王周公人道舜性之者也故曰大孝武王周公反之
者也故曰達孝强生分別無當經旨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
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
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案上言喪祭之禮達於士庶人此專言祭祀之推廣孝思仁至義盡則就王者之事其先祖言之祭統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禮惟太祖之廟稱祖廟舉祖廟以賅羣廟及禰也適士官師無祖廟知此經所云脩其祖廟爲自致其孝思不通諸侯以下言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益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

案稗疏云在太廟則以大宗序同姓在羣廟則以小宗序所出之子孫上言祖廟據太祖言之此言宗廟通太祖以下各以宗序者言之言祖廟舉尊以賅卑言宗廟以明昭穆通論祭禮而各有取義章句專屬之太廟似於義未備

又案公卿大夫有常位宗祝有司有常職如太宰贊㓝宗

伯涖祼所事皆其職任不待臨時授事其供戒具薦羞眡
滌濯蒞宗伯宰夫之屬之爲士者射義有澤宮選士之文
以射選之不得云序事疑經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以
下四端竝此一語推出鄭注引文王世子宗廟之中以爵
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正此經序爵序事之
義周禮司士凡祭祀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割牲羞俎豆
周禮詳祭祀之文不及宗族子姓惟此一節足爲此經序
事之證皆士之駿奔在廟者也文王世子亦云宗廟之中
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是序事之中兼有序爵
之義職任稍重在宗廟則爲辨貴賤也竝當據公族言之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

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案樂記禮有報樂有反禮之有報尤莫隆於祭萬物之熙

熙以生由天之施其氣以有形而因有性禽獸知順其性而已不知所以爲報也是故知有子而不知有父聖人教民以孝以反報其親而因制爲祭祀之禮合神於漠極報本追遠之誠而後仁孝之心自然而慨於天下於是嚴之以祫禘合食於祖而追溯其祖之所自出又重之以郊社大報天而返始而幽明格天人感應之理通斯以爲聖人之德之至游定夫但據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以謂可以通於天下國家於義未盡

右第十九章案周之有天下成於武王周公故以文王無憂引起之而下二節分敘武王周公之事而以達孝一語贊美作結以下乃詳言祭禮而推及郊社葢聖人制禮莫嚴於祭至於郊則聖人之所以告成功大報天而反始是乃聖人之功用所以達乎天而爲德之至也疑此一章當合前章爲一

案中庸一篇分兩截讀自第二章至此爲一截是中庸大體段後一截乃推發其精藴以中庸之道言之則誠爲體知仁勇爲用以其事言之則第十章以前分序知仁勇之功爲體十一章以下由君子之體道推極聖人之制禮作樂爲用前半篇多以事言後半篇多以理言前半篇是整段說後半篇是錯綜變化說要之前半篇大端已盡後半篇層層推勘入細又所以爲中庸之體也

又案漢書藝文志禮類中庸說二篇疑卽此經而無從究知其分篇之旨朱子訂爲三十三章而析分三截其所定石氏輯略二卷併前二截爲一卷蓋以第二十章以上皆明費隱之旨故屬之上篇細玩經旨首標中庸之名而推

出知仁勇三者爲行道之資極之舜文武周公之有天下制禮以成化以明中庸之大用次顯知仁勇之德而推出一誠字爲凝道之本極之仲尼之配天以明中庸之全功當分十九章以上爲一截所以發明廣大之用二十章以下爲一截所以窮極精微之藴章法分明熟玩深思當自得之

中庸章句質疑卷上